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一

功作

牧事

詩小雅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集註牛病則耳燥濕濕潤澤也安則潤澤

爾雅犘牛犦牛犤牛犩牛犪牛犝牛犑牛角一俯一仰

犄皆踢䍐黑脣犉黑眥犻黑耳犚黑腹牧黑脚犈其子犢體長牸絶有力欣犌

漢書龔遂傳遂為渤海太守見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後漢書王景傳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驅率吏民㪯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内豐給

鄭樵牛耕耦耕辨古之耕也以耦耦則二人併力以發

一耜令之耕也以牛牛則用力少而耕倍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以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為言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又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以牛為耕秦漢以上未之前聞也禹式耦耕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皆兩人併力以發一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牛耕之利自趙過

代田始前乎此者鼂錯募民耕實塞下廬舍蔟藜之具無不備後乎此者充國上屯田簿器用橋亭之物無不詳獨不以牛為急者蓋牛耕之利未開也三代井田之制行而天下有惰農後世阡陌之法行而天下無惰農其教牛耕之力與不可以不辨

農政全書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為起於三代愚謂不然牛若常在畎畆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故周禮祭牛之外以

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蹊田正使藉稲何足為異乃設奪而罪之之喻即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又曰有畧其耜俶載南畝以明竭作於春皆人力也至於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為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曾不如迎貓迎虎列於蜡祭乎葢牛之耕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字伯牛禮記吕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晩前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犂一牛後世因之

生民粒食皆其力也然知資其力而不知養其力力既竭矣曾不知審寒暑之異宜疫癘之救藥有冬𦦨春租冀免芻豆之費壯鞭老殺猶圖皮肉之貲今勸農有官牛為農本而不加勸以致生不滋盛價失康平田野小民歲多租僨以揭目前計其所輸已過半直是以貧者愈貧由不恤農之本故也若為民牧者當先知愛重祈報使不敢慢易絶其妄殺憫其羸瘠豊其菜牧潔其欄牢則無不字育蕃息札瘥不作耕種不失足致豊盈此

誠善政務本之意也

又居近湖草廣之處買小牛三十頭大牸牛三五頭構草屋數十間使二人掌管牧養二人仍各授一便業以為日用飲食之資久而羣聚增人牧守湖中自可任以休息養之得法必至繁息且得多糞可以壅田

齊民要術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

又一埧牛總營得小畝三頃經冬須加料餧

陳旉農書夫善牧養者必先知愛重之心以革慢易之意然何術而能俾民如此哉必也在上之人貴之重之使民不敢輕愛之養之使民不敢殺然後慢易之意不生矣視牛之饑渴猶已之饑渴視牛之困苦羸瘠猶已之困苦羸瘠視牛之疫癘若已之有疾也視牛之字育若已之有子也苟能如此則牛必蕃盛滋多奚患田疇之荒蕪而衣食之不繼乎且四時有温暑涼寒之異必順時調適之可也於春之初必盡去牢欄中積滯蓐糞

亦不必春也但旬日一除免穢氣蒸鬱以成疫癘且浸漬蹄甲易以生病又當祓除不祥以淨爽其處乃善方舊草朽腐新草未生之初取潔淨藁草細剉之和以麥麩穀糠或豆使之微濕槽盛而飽飼之豆仍破之可也藁草須以時暴乾勿使朽腐天氣凝凛即處之燠煖之地煑糜粥以啖之即壯盛矣亦宜預收豆楮之葉與黄落之桑舂碎而貯積之天寒即以米泔和剉草糠麩以飼之春夏草茂放牧必恣其飽每放必先飲水然後與

草則不腹脹又刈新芻雜舊藁剉細和勻夜餧之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涼而用之即力倍於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之時其饑渴以適其性則血氣常壯皮毛潤澤力有餘而老不衰矣其血氣與人均也勿犯寒暑情性與人均也勿使太勞此要法也當盛寒之時宜待日出晏溫乃可用至晚天陰氣寒即早息之太熱之時須夙餧令飽健至臨用時不可極飽飽即役力傷損也如此愛護調養尚

何困苦羸瘠之有所以困苦羸瘠者以茍目前之急而不顧恤之也古人臥牛衣而待旦則牛之寒蓋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牛之瘠餒蓋啖以菽粟矣衣以褐薦飯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為衣食之根本故也彼藁秸不足以充其饑水漿不足以禦其渴天寒嚴凝而凍慄之天時酷暑而曬暴之困瘠羸劣疫癘結瘴以致斃踣則田畝不治無足怪者且古者分田之制必有萊牧之地稱田而為等差故養牧得宜博碩肥腯不疾

瘯蠡也觀宣王考牧之詩可知矣其詩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以見其牧養得宜故字育蕃息也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以見其水草調適而遂性也爾牛來思矜矜兢兢揮之以肱畢來既升以見其愛之重之不驚擾之也後世無萊牧之地動失其宜又牧人類皆頑童苟貪嬉戲往往慮其奔逸繫之隱蔽之地其肯求牧於豐芻清澗俾無饑渴之患耶饑渴莫之顧恤及其瘦瘠從而役使困苦之鞭撻趁逐

以徇一時之急曰云莫矣氣喘汗流其力竭矣耕者急於就食往往逐之水中或放之山上牛困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則瘦瘠而病矣放之高山筋骨疲乏遂有顛趺僵仆之患愚民無知乃始祈禱巫祝以幸其生而不知所以然者人事不修以致此也

又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其來尚矣然牛之病不一或病草脹或食雜蟲以致其毒或為結脹以閉其便溺冷熱之異須

識其端其用藥與人相似也但大為之劑以灌之即無不愈者其便溺有血是傷於熱也以便血溺血之藥大其劑灌之冷結即臭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即臭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脹即疏通毒即解利若每能審理以節適何病之足患哉今農家不知此說謂之疫癘方其病也薰蒸相染盡而後已俗謂之天行唯以巫祝禱祈為先至其無驗則置之於無可奈何又已死之肉經過村里其氣尚能相染也欲病不相染勿令與不

病者相近能適時養治如前所說則無病矣

雲陽雜記青齊間遇春耕則飼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縷繫於角上

農桑通訣北方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埿耕其田高下濶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又有一等水田埿淖極深能陷牛畜則以禾杠横亘田中人立其上而鋤之南方人畜耐暑

其耕四時皆以中晝

又餵養牛法農隙時入暖屋用場上諸糠穰鋪牛脚下謂之牛鋪牛糞其上次日又覆糠穰每日一覆十日除一次牛一具三隻每日前後餉約飼草三束豆料八升或用蠶沙乾桑葉水三桶浸之牛下餉噍透刷飽飯畢辰巳時間上槽一頓可分三和皆水拌第一和草多料少第二比前草減半少加料第三草比第二又減半所有料全繳拌食盡即往使耕噍了牛無力夜餵牛各帶

一鈴草盡牛不食則鈴無聲即拌之飽即使耕俗諺云

三和一繳須管要飽不要噍了使去最好水牛飲飼與

黃牛同夏須得水池冬須得煖廠牛衣


牧牛

牧牛具各圖說

耕索

鞘

料桶

草籃

牛衣

牛室

呼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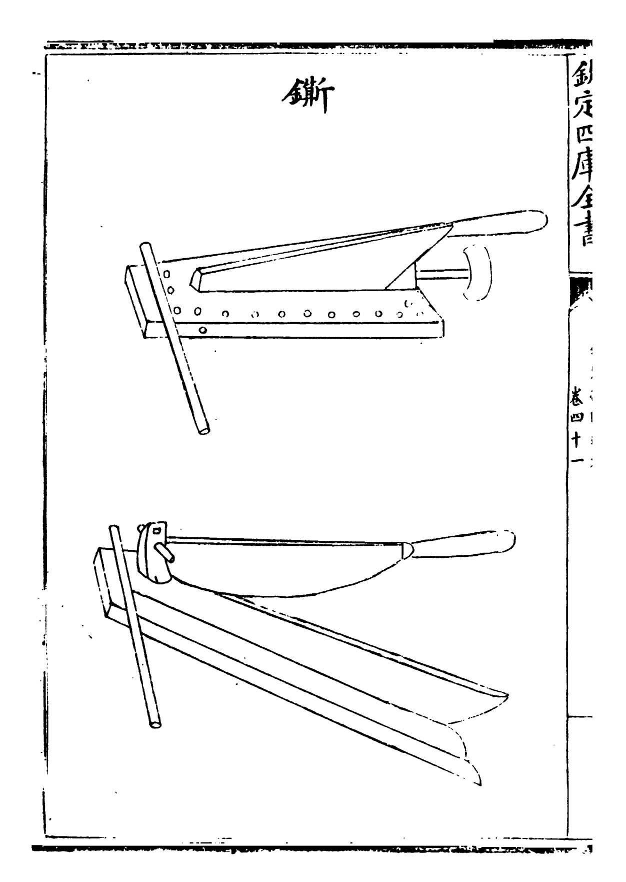
牧笛

耕索

耕索圖說

耕索牛所輓繩也古名絢牛索也爾雅曰絢絞也謂糾絞繩索也詩云宵而索綯郭注云綯繩之別名農家細麻合之以輓耕犂按舊說遼東耕犂轅長可四尺回轉相妨今秦晉之地亦用長轅犂其轅端橫木如古之制以駕二牛然平田則可至於山隈水曲轉折費力如山東及淮漢等處用三牛四牛大小不等高下不齊既難並駕動作之間終不若用索之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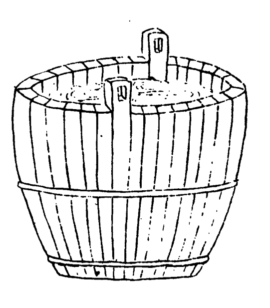
鏩



鍘圖說

鍘（切草也又作鍘）凡造鍘先鍛鐵爲背厚可指許内嵌鍘刃如半月而長下帶鐵袴以插木爲柄截木作碪長可三尺有餘廣可四五寸碪首置木簨高可三五寸穿其中以受鍘首剉草飼牛用之

料桶



料桶圖說

料桶以木為之用盛料以飼牛也說文云桶木方器博雅方斛謂之桶今桶之制多圓亦不觚之觚也歟

草籃

草籃圖說

草籃以竹為之所以盛草也或疏或密制有不同携之負之惟其所便

牛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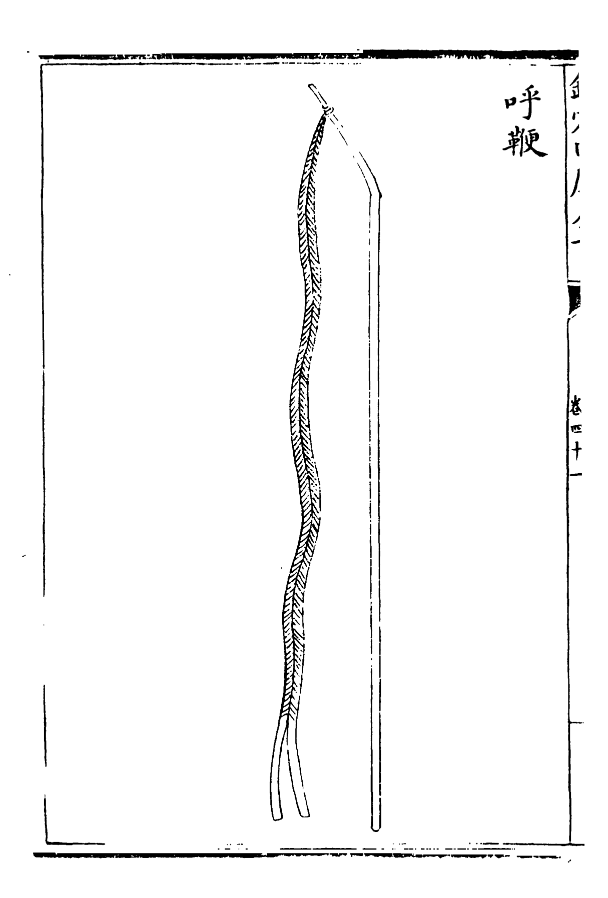
牛衣圖說

牛衣顏師古曰編亂麻為之即今呼為𪖥具者漢王章嘗卧牛衣中晉劉實好學少貧苦口誦手繩賣牛衣以自給牛之有衣舊矣以此見古人重畜不忘農之本故也今牧養中唯牛毛疎最不耐寒每近冬月皆宜以宂麻績作絍緊編織毯段衣之如短褐然以禦寒冽農家不可不預為儲備


牛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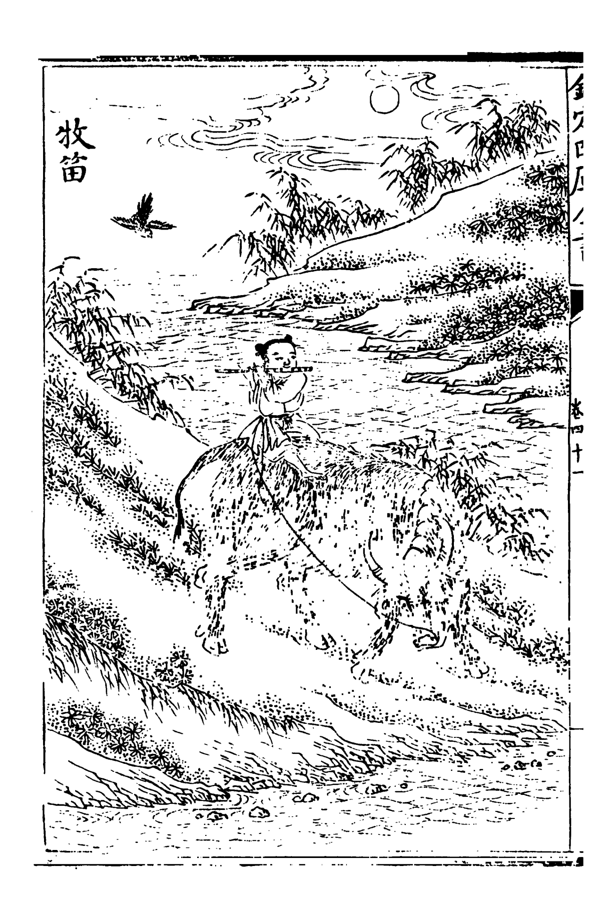
牛室圖說

牛室門朝陽者宜之歳逼冬風霜淒凜獸既氄毛率多穴處獨牛依人宜入養密室閴之老農云牛室内外必事塗塈以備火災最為切要


呼鞭

呼鞭圖說

呼鞭驅牛具也字從革從便曰策曰鞮曰鞘備則成之春秋傳云鞭長不及馬腹此御車鞭也今牛鞭挈後用亦如之農家細麻合鞭鞭有鳴鞘人則以聲相之用警牛行不專於撻故曰呼鞭


牧笛

牧笛圖説

牧笛牧牛者所吹早暮招來羣牧猶牧馬者鳴笳也嘗於村野閒聞之則知時和歲豐寓於聲也每見模爲圖畫詠爲歌詩實古今太平之風物也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賔汝巽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胡敏

謄録監生臣王旭昱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二

勸課

彙考

易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詩鄘風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箋文公于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

又小雅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畒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畒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箋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穡至則又加之酒食以勞之爾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大夫躬耕帝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疏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郊用上辛耕用亥日

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註田田畯也主農之官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步道曰徑術周禮作遂小溝也直謂封疆徑遂也

又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

集說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又祭義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

管子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楚箴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亢倉子農道篇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為地利也貴行其志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以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

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勸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

漢書食貨志三考黜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

後漢書和帝永元五年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

拾遺記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文心雕龍昔伊祈氏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兹

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

舊唐書開元二十二年上自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册府元龜德宗貞元五年初以二月為中和節詔文武

百辟進農書獻種稑

五代史唐明宗長興四年三月帝幸龍門七里亭農事方春田民遍野帝見其刈桑稼樹杜駕勞問親自勸課其月太原石敬塘進耒耜一具時帝嘗廵近郊見農民田具細弱而犂耒尤拙曰農器若此宜其無所獲也因詔河東河北進農具以為式樣太原首有是進降詔褒之

宋史太祖紀開寳六年五月幸玉津園觀刈麥十月幸

玉津園觀稼八年四月幸玉津園觀種稻
又太宗紀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幸城南觀麥九年五月
車駕出南薰門觀稼名從臣列坐田中令民刈麥咸賜
以錢帛雍熙二年五月上幸城南觀麥賜田夫布帛有
差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
玉海宋真宗天禧四年詔館閣校勘四時纂要齊民要
術二書鏤本摹賜又出繪龍封鷟祈禳祕法令長吏遵
行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九年七月頒諸農書於郡邑十一月立州縣墾田增虧賞罰格

朱文公文集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兹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脈踈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縁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寛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户下所有

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徧數節次犁耙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曒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内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仔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黄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致饑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

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作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為修築如縣司不為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麻柘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餧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

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令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惰遊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

又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為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犂種蒔既不及時耕耨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畧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

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
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
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
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
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耡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
鼓腹無復饑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
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内人
户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

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旁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廵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又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來此承攝敢墜彞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

時旱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

饑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協力興修務令

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衆即時聞官糾率人

功借貸錢本日下修築不管誤事

一耘耔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餧飼不得輙行

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敕科決脊杖二十每頭追

賞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告戒

毋致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濟不爲無補令仰人户更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令仰人户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

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貝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併填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擾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

應副穀米秋冬成熟之時仰佃户各備所借本息填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為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内荒田頗多葢縁官司有倈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倈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户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别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户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

時支給庶幾去除灾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永為已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税

一令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為富家多置產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索所以打量步畆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户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為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户人人習熟

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摇令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税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别招陰譴不須如此計較行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騷擾科斂抑配强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為名科發人户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寛恤之意欲

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
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印給榜文勸諭人户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之意今恐人户未能遍知别具節畧連黏在前請諸父
老常為解説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
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
學道修身興起門户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

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
元史食貨志世祖中統元年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又
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
又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頒桑雜令
明史吳元年上出視圜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
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
乎夫農惟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
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

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又明太祖嘗幸鍾山自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不歴田畒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耕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此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三

勸課

詔令

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又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

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又景帝紀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

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又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

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又昭帝紀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又宣帝紀本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歳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

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又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彊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

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地

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

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又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

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

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

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又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

則三時有成有司其勉順時氣勸課農桑去其螟蜮以

及蝥賊祥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又十年詔曰昔歲五穀登衍令兹蠶麥善收其大赦天

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

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惰

又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

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

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

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政令理寃獄五教在寛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又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旨

又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

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又二年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又三年詔曰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厎績遠圖復禹弘業

聖澤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懟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利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又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詔曰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三國志孫權傳赤烏二年詔曰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

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食以致飢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勤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

又孫休傳永安二年詔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自頃年以來良田漸廢見穀日少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昇平庶幾可及諸卿尚書可共咨

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晉書食貨志武帝泰始二年詔曰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

又四年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

朕意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惟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

又禮志泰和四年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令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更換而不得侵人也

又食貨志五年詔以司隷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

宋書文帝紀元嘉八年詔曰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罄匱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

力田殊衆歲竟條名列上

又元嘉二十年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一夫輟稼飢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所在貧罄家無宿積政役暫偏則人懐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德政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在懐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

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

又二十一年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兖豫及揚州浙江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並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枲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又二十九年詔曰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

又孝武帝紀大明二年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

齊書武帝紀永明三年詔曰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

陟

又明帝紀建武二年詔曰食為民天義高姫載蠶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由之朕肅扆巖廊思引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靜言日昃無忘寢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修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衆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即便列奏主者詳為條

格

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由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卷言八政致兹千畆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奬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畆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弟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又元帝紀承聖二年詔曰食乃民天農為治本垂之千

載貽之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籍是以稼穡為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黍不成魯史書其方册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一廛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𩙿鹵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即宣勒稱朕意焉

陳書文帝紀天嘉元年三月詔曰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兹日

又八月詔曰菽粟之貴重於珠玉朕哀矜黔庶念康弊

俗思俾阻飢方存富教麥之為用要切斯甚令九秋在節萬寶可收其班宣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使及時其有尤貧量給種子

魏書太宗紀泰常二年詔曰令東作方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問民疾若察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聞

又世祖紀太平真君四年詔曰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于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

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以殘虐非所以為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之徒各勵精為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發有司彈糾勿有所縱

又正平二年初恭宗監國曾令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其制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於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

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别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又高祖紀太和元年正月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以勸奬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内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于農桑者加以罪刑

又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傷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

業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于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

又十六年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常事令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耘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

又二十年詔曰農為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

勵其令畿内嚴加督課隳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

名聞

又世宗紀景明三年詔曰民本農桑國重蠶耤粢盛所

憑冕織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祗

修令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遠拂羽有辰便可表

營千畝開設宫壇秉耒援筐躬勸兆億

又正始元年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

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民無餘力

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

北齊書武成帝紀河清三年令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民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就田畆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焉

北周書武帝紀建德四年詔曰陽春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並停至

秋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五年謂羣臣曰太平之基在于家給人足今玆麥既大熟宜停庶務每司别留一二人守曹局餘皆宜休暇親事務農流罪以下囚罪名定者亦放收穫

又六年詔曰今風雨順節苗稼實繁普天之下咸同茂盛五十年來未嘗有此倉箱之積指日可期時為溽暑方資耕耨廢而不修歲功將闕宜從優縱肆力千頃州

縣牧宰明加勸導咸使勠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
朕意
又太宗貞觀三年詔曰朕祗承大寶憲章典故今將履
千畝於近郊復三推於舊制宜令有司式遵典禮二十
一日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
又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敕戒諸州郡督刺史縣令務盡
地利禁游食
又玄宗開元四年詔曰關中田苗今正成熟若不收刈

使恐飄零緣頓差科時日尚遠宜令併功收拾不得妄

有科喚致妨農業仍令左右御史撿察奏聞

又十二年詔曰有國者必以人為本固本者必以食為

先先王於是務其三時前聖所以分其五土勸農之道

實在於斯朕撫圖御歴殆踰一紀旰食宵衣勤乎兆庶

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寧頃歲以來雖稍豐稔猶恐地有

遺利人多廢業游食之徒未盡歸生穀之疇未均墾以

是軫念遣使臣恤編戶之流亡閱大田之衆寡其先是

逋逃並宜自首仍能服勤壟畒肆力耕耘所在閒田勸其開闢逐土任宜收稅勿令州縣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且天下風壤多有不同地既異宜俗亦殊習固當因利制事不可違人立法賦役差科于人非便者並量事處分續狀奏聞

又十七年詔曰獻歲發生陽和在候乃睠甿庶方就農桑其力役及不急之務一切並停百姓間有不穩便事須處置者宜令中書門下與所司喚取朝集使審問商

量奏聞

又二十九年制曰古之為理必順時行令獻歲發春仁氣育物直叶陽和之德以勤播種之務天下諸州委刺史縣令加意勸課仍令採訪使勾當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擾其令月諸色當番人有單貧老弱者所司即揀擇量放營農

又天寶九載詔曰農為政本食乃人天必禾稼之及期遂京坻之厚積是以愛人存乎重穀勤政在乎厚生俗

之所資何急于此如聞遠近每至秋中穀禾熟時即責充馬藁芻規求利之心殊害生成之性静言斯弊實資懲革自今已後不得更然牓示要路咸使聞知

又肅宗上元二年正月詔王者設教務農為首今土膏方起田事將興敦本勸民實為政要宜令天下刺史縣令各於所部親勸農桑

又九月詔曰田功在謹農事惟勤不有司存何成種穀諸州等各置司田參軍一人主農事每縣各置田正二

人於當縣揀明嫻田種者充務令勸課

又代宗永泰元年制曰農政本也食人天也方春之首重於東作除軍興至急餘一切並停百姓專營農事其逃戶復業及浮客情願編附者仰州縣長吏親就存撫特矜賦役全不濟者量貸種子務令安集

又德宗貞元二十年詔曰理化之本係乎京師副朕憂民屬於長吏宜勉務農桑各安生業以舒朕懷

又宣宗大中二年制云君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有國

有家捨此無急如聞州府之内皆有閒田空長蒿萊無人墾闢與其虚棄曷若濟人宜令所在長吏設法召募貧民課勵耕種所收苗子以備水旱

又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詔富民之道莫尚於務農力田之資必先於利器器苟不利民何以安聞諸道監冶所賣農器或大小異同或形狀輕怯纔當開闢旋致損傷近百姓秋稼雖登時物頗賤既艱難於置買遂抵犯於條章苟利雖刀擅興爐冶稍聞彰露須議誅夷欲使上

不奪山澤之利下皆遂畎畝之宜務在從長庶能經久

自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鑄

又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勅農桑之務衣食所資一夫不

耕有艱食之慮一夫不織有無褐之虞今氣正陽春候

當生發宜勤用天之業將觀望歲之心諸道州府長吏

宜勸課耕桑以豐儲積編民樂業仍倍撫綏

又二年敕諸道府州吏六府允修無先重穀九扈分職

厥惟勸農今則東作聿興西成係望我有羣后政在養

民苟不懈於行舂諒倍登於多稼卿分憂事任道俗廉平樹以風聲靡如草偃必汙萊之地並作百壥游惰之民咸勤四體用洽帶牛之化更彰棲畝之謠養恬之懐寤興斯切詔到卿可散下管内勸課鄉縣百姓依時耕種栽接桑棗勿縱游惰務在精勤

玉海宋太祖建隆三年詔曰生民在勤所寳惟穀先王明訓也陽和在辰播種資始宜行勸誘廣務耕耘

又乾德二年詔農為政本食乃民天今土膏將起宜課

東作之勤使地無遺利人有餘糧

又太宗雍熙四年九月出御札曰王者上事穹蒼下臨黎獻遵執古御令之道推子民育物之心必務穡以勸分庶家給而人足朕嗣守大寶惟懷永圖發一言必念生靈嘗一膳必思稼穡雖燔柴告類紫壇屢薦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於盛禮其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籍田之禮

文獻通考太宗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

多轉徙田卒汙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㫖更示捐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宋史真宗紀景德三年詔渭州鎮戎軍收獲蕃部牛送給内地耕民

又大中祥符元年詔東封道路軍馬毋犯民稼

又五年江淮兩浙旱詔給占城稻種教民種之八月淮

南旱詔減運河水灌民田仍寛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民流者罪之

又六年七月詔天下勿稅農器

又天禧元年八月詔京城禁圍草地聽民耕牧又免牛稅一年十月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又食貨志天禧四年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稻稅凡農田事悉

領馬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黜陟

又仁宗天聖六年詔民流積十年者田聽人耕三年後收減舊額之半流民能自復者亦如之諸州長吏能勸民修陂壍荒增税二十萬以上者議賞

又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流民買耕牛者免征

宋史徽宗紀政和元年詔立守令勸農黜陟法

又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農於境內躬行阡陌程督

勤惰

玉海高宗建炎二年詔給流民官田牛種

又紹興二年詔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令於後

圃令人引水灌畦種之亦欲知稼穡之艱難

宋史高宗紀紹興七年詔諸路歸業民墾田及八年始

輸全稅

玉海紹興十七年詔曰朕親耕耤田以先黎庶三推復

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厚

宋史孝宗紀乾道九年飭監司守令勸農

又淳熙八年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以奉行勤怠為賞罰

又淳熙十一年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

又寧宗紀慶元元年二月詔兩淮諸州勸民墾闢荒田

又嘉定二年七月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種麥十月給諸路民稻種

又理宗紀寶慶三年詔郡縣長吏勸農桑抑末作戒苛擾

又端平三年詔勸農桑

遼史太祖紀天贊元年詔分北大濃兀為二部程以樹藝諸郡效之

又太宗紀會同元年詔有司勸農桑

又興宗紀重熙二年八月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

宜通撿括普為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

又道宗紀清寧二年詔遣使分道勸農桑

金史太宗紀天會四年詔曰朕惟國家四境至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闢百工畧備而禄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

又章宗紀明昌五年詔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

又泰和二年諭尚書省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

聞

又宣宗紀興定三年諭三司行部官勸民種麥無種粒者貸之

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詔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程

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

又三年命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不得擅興不急

之役妨奪農時

又至元六年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為條目仍令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

又二十三年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

又成宗紀元貞元年詔以農桑水利諭中外

又大德二年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各道廉訪司治之

又食貨志武宗至大三年詔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

明勸課之令

又仁宗紀皇慶元年諭司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諳知農事者用之

又延祐二年詔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又英宗紀至治二年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以時觀之

又泰定帝致和元年頒農桑舊制十四條於天下

又順帝紀至正元年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明史太祖紀洪武元年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

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禮

明會典洪武四年詔府州縣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

明史太祖紀洪武八年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行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

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敕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

聖學格物通洪武十二年諭曰中原民所恃者二麥九月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敕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為晚也

明史太祖紀洪武十三年諭户部令天下人民每村置

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

又洪武十八年諭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盛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婦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人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

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絶其弊也

明史成祖紀永樂二年諭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為本愛民以實惠為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民即所以事天令春和時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飢寒革苛刻之風崇寛厚之政以迓天休臻於治理欽哉

聖學格物通永樂二十二年諭曰農者生民衣食之源

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農作名亂亡者不可不謹

明史宣宗紀宣德元年諭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詩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親寫是詩以示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

明會典景泰三年令丁多田少之人開墾田地

又天順三年令各處軍民有新開無額田地及願佃種荒閒地土者俱照減輕則例起科

又嘉靖六年詔通行所屬府州縣原設有治農官處不許營幹別差專一循行勸課原無官處委佐貳一員帶管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三